

凤凰花开的记忆

■ 黄海樱

“蝉声中,那南风吹来。校园里,凤凰花又开……”

每当看到盛开的凤凰花,我总会想起流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首校园民谣——《毕业生》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凤凰花不只是属于热情夏日,也是属于青葱校园的。

依然记得三十多年前,在化州一中读书时凤凰花开的景象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化一中还位于化州河西教育路的老校址。

那年九月开学季,少年的我迈进这里,开启了初中阶段的求学之旅。

当年化一中从初一到高三的六个年级,每个年级在全市只招四个班的学生,当年的班级也是按数字延续顺序命名的。我们这一届的四个班名称从220到223,我是223班的学生。

入学的时候,在靠近西山的操场跑道边,一棵高大的凤凰树吸引了我的视线。彼时花期已过,树冠上层层叠叠墨绿羽叶,像在校园里撑起一把绿色的大伞。

我们班初一的教室就在学校新建的图书馆楼里。这是一幢外墙贴着白色马赛克,建筑风格时尚又简洁的楼房,楼前长着一棵颇有年份的鸡蛋花树,枝干虬曲苍劲,一簇簇带着淡黄色花心的白色花朵缀满枝头,芳香四溢。

我们初一的班主任是英语科的张老师。她身材娇小,打扮时尚,喜欢称我们是她的孩子们。无论是在学习上,还是生活中,张老师也像呵护孩子一般,对我们关怀备至。

初一那年,我们班大部分来自乡镇的同学都在学校里住宿。他们的宿舍就在图书馆楼旁的圣殿里。古老的圣殿铺着简陋的木地板分隔成两层楼,女生住楼上,男生住楼下。

开学后的一天晚自修,我邻座的一名男同学,一脸沮丧向他的同桌吐槽,打好晚饭回宿舍,还没来得及开吃,楼上有女生打翻了热水瓶,热水从木地板渗漏而下,刚好滴在他的饭菜里。“楼上的女同学太不小心了,如果饭堂关门了,这一顿我就要饿肚子了!”我至今依然记得当事人那副忿忿不平的模样。

每次上体育课,我们外宿的女生都要跑到女生宿舍里,借地方换运动服。记得有一次,几个艺高人胆大的女同学指着圣殿阁楼的窗户,说她们有时从那里爬出去,坐在琉璃瓦的飞檐上,伸手采摘旁边杨桃树上的果子,引来我们阵阵惊呼。

初二那年的夏天,那棵高大的凤凰树繁花满枝,燃红了西山一角的天空。

不久,西山被推开一半,建起一幢新的学生宿舍大楼。有一天上体育课,看到建筑工人把几枝伸到施

工领地的凤凰树枝桠砍掉,还带着串串花苞。我心心念念,下课后,捡了几株带回家,把花苞剪下来养在清水里。没想到离枝的凤凰花苞根本养不开花,让我懊恼不已。

我们初二的班主任是历史科的翁老师。他对我们采用民主的放养管理模式,还带队组织我们骑自行车去爬中火峰、爬尖岗岭,到吉兆海冲浪。那些集体活动中的开心事、惊险事,成为我们初中时代最难忘的回忆。

初三那年,我们的教室已搬到学校的主楼里。语文科的杨老师接棒我们毕业班主任。个头不高,性格随和的杨老师,写作课讲得风趣十足,大家听得津津有味。杨老师退休后继续深耕文坛,成为我们当地有名的故事大王。

三年的求学时光飞逝,凤凰花开正艳的季节里,我们在那棵见证了彼此青涩时光和成长岁月的凤凰花树下,留下集体毕业照,挥手道别美好的初中年代。

时光荏苒,圣殿那一片老建筑早已从学校剥离,翻修扩建成孔庙景点,里面移栽了好几棵颇有年份的凤凰树。如今,那里已变成打卡化州的新地标。

每年夏日来临,孔庙里的凤凰花都如约而至,倾情绽放,红红火火地陪伴着莘莘学子,踏上永无止境的求学之旅。

白藤岭记

■ 张宁

少时爱追梦,以为爬上高山就能摸到天边。入学前,农忙父母每每把我带到田间玩耍。有时经过后山的梯田,远远能望见一座比我们后山还高的山,便指着问:“那是什么山?”答曰:“白藤岭。”于是好奇:难道山上有白糖?便暗想,我以后一定爬上那山看个究竟。

又长大了一点,父母带我去走亲戚,那亲戚的家就在“白藤岭”脚下的山村里。于是去路山重水复,似无尽头。那时出行多以脚量地,却也不知道走了多远,总觉得路在左曲右拐,而那山头在左闪右避,似乎总走不到它跟前。

可是高山仰止,却也坚定了我日后爬上去的信心和渴望。

后来上小学三年级,一次读到六年级师兄写的一篇作文——《白藤岭记》,才知道“白藤岭”是“白藤岭”的口误。那篇作文不但没让我因山上没白糖而失望,反而让我更想登上去一览那如画的美景。那时候很喜欢一句话: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,那篇作文让我知道了白藤岭是我们镇的第一高峰。

终于,到了五年级,一次户外秋游,学校组织了登白藤岭的活动。出发那天阳光明媚,我心情激动不已。那时家贫,没有登山鞋,穿着凉鞋跟着队伍,竟也完成了登顶。当我踩着山顶的松软的草坪,吹着甜甜的山风,看到一条公路依着一条河流如两根飘带蜿蜒到山脚下,又宕然飘开去,绕过山后又相互缠绵远去,早已忘记了脚丫的酸累了。只想极目看清那渐渐流远的小河,怎样渐渐渐宽,最后汇成了一个山间大湖,那是玉湖了。玉湖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山间,而公路绕过玉湖后,融入了一片楼宇森林里,那便是高州城了。

登上高山了,我却未摸到天边,只看到河与路都越向前越开阔。而有更高的山静待远处,似乎是在默默招徕我更远大的梦想。

而我要下山了。当晚回到学校,抚着累得几乎瘫痪的双脚,我不无辛酸地想,有没有可能,有朝一日不用走那么远的山路才能到达山脚,却有一条坦途直通山脚,一车飞驰过去,然后登顶呢?而我回想那天从山顶看到,山脚下的公路弯曲如同一条受惊而乱扭身姿的蚯蚓,少有的几辆汽车经过时不得不龟速爬行,就觉得梦想十分遥远。

后来上初中,高中,足力更健旺了,也曾同伴骑自行车到山脚下,再登上过两三次。公路虽然从泥土路改成了柏油路,却还是弯曲如旧,细如麻绳。

而我逐梦的步伐未因前路的弯曲细小而停止,反而为了追求广阔天地而与家乡渐渐渐远了。

多年后,我驾车回家乡,经过白藤岭脚时,不禁在路边停车,眺望那山巅。它依旧巍峨,公路虽有所拓宽改直,也少了坎坷,但依然要爬上山腰然后俯冲而下。天堑变通途,似乎只能是一觉黄粱?

又几年未回家乡。今年春节到姐姐在外的家中拜年,姐夫说起家乡有些田地被征收了,说是要建高速公路,我听了也只是哦哦应答,敷衍了事。毕竟事不亲历,没切身感受。他说,到时候从白藤岭脚下打通一条隧道穿岭而过,可我还是想象不出那光景如何。

前几天,下班吃完饭后,在手机闲刷视频,忽然刷到一条古丁高速公路建设的最新航拍视频,在画面中,我看到了熟悉的山峰和河流,还有那条蜿蜒的公路。而如火如荼在建的高速公路工地却是陌生而亲切。山依旧叠翠,水依旧秀丽,而忙碌的人更朝气蓬勃了。就如几曾敢想有朝一日可太空揽月、大洋捉鳖,而今已是天宫登月蛟龙深潜万里。

看到画面中忙碌的工地,我真想又一次跃身白藤岭顶,伸手可抚那坦荡如展的前途。

高州,从无高速公路到如今高速公路要我们镇上经过了,天堑真的变通途了。

我一遍遍地看视频,在画面中游目骋怀,思接千载。我愿是那山中的一棵树,无论屹立多少年,我爱那山峦起伏,亘古不变。然而我相信山中无岁月,人间已千年,弹指一挥间就可以换了新天。

夜过琼州海峡

■ 陈彰

班轮赶渡起锚发,无绪托腮望月牙。
一水长分南北岸,心连粤海两头家。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

凤凰花开
■ 黄海樱

梅雨天的时光

■ 任猛

梅雨,又名南方第五季。连续的阴雨天,墙壁是湿的,地砖是湿的,你触摸的一切都是湿的……梅雨天气,雨总淋漓不息,到处都是那么潮湿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有点喜欢这样的天气——如果下雨而又不潮湿那就最是完美了,呵呵。

梅雨天,一切都是平静的,往日常里的一切张牙舞爪如今都变得内敛和静默,给忙碌的世界带来些许的喘息时间。

在喘息中不由想起——先是老爸老妈对我的缔造,来到这尘世呼吸,经历种种时光,对于过去,总是庆幸着的……曾经以为要永远躲在老妈的怀里,走不远,跌倒等着扶;曾经以为要一直骑在牛背上,等待太阳下山,赶快回家好来得及闻一闻满锅米汤在灶头里滚来滚去的香热;曾经以为要始终守候那一片田地,等待收获,也有过让收获的粮食给大雨淋湿,看着它们发芽,心在滴血的经历;我以为自己要终老穷山沟……如今,却坐在办公室里等待

日子吞噬,匪夷所思。

我还想起我那已经“老去”的阿婆。阿婆她有太多的孙子,太多的牵挂,直到临去时,念念不忘的是她还有孙子没见到,还有孙子没生下男丁,还有她藏在米缸里那已经发霉的干菜没有处理好……我也想起,农忙时,大人们都在田里忙着,我留家里煮饭,还要晒谷,两头忙,总觉得要比去田里辛苦,满是埋怨时,阿婆总是及时出现,帮我把稻谷里的稻秆稻叶处理好,把一堆堆的稻谷摊开,拖着那90多岁的老身躯,爬上爬下……很喜欢掐阿婆那比她手腕还粗的大拇指,喜欢吃从家里端去老爸老妈吩咐给她老人家吃的种种淡而无味的肉,嘴从她那患了良性肿瘤的大拇指中接过那肉狼吞虎咽。天冷时,在偷偷地啃一根甘蔗,阿婆发现了,抢走,放到火堆里埋一段时间再让啃。所有的味道都只能留在记忆里了……

在梅雨天这些闲逸的时光里,心很懒,小时候是非常喜欢甚至期

待梅雨天的,因为,在梅雨天所有农活都得停下来,家里人都会在家,老妈便会把我日常的任务——做饭、洗衣这些闲活(对于农村人来说,这属于闲活的)给揽过去,我便乐得清闲,幸运的话还会几家人一起商定,浸米磨浆,煎当时我们小孩子都爱吃的禾粿吃。梅雨天,难得大人们有这样的闲心情,小孩子都最是幸福的……

正是如此,我是觉得雨天是令人喜欢的,那是老天对我们的赏赐,格外惜爱,尤其是点点滴滴的小雨,温柔地将深情藏进沃土。如此景况,大地又何尝不欣慰呢?人又如何不被感召?我不被多情左右,但真的沉迷于慵懒的日子……

喜欢雨天,那是因为喜欢慵懒,还喜欢那雨天在点滴中藏着平息,藏着清凉,藏着闲逸……这终归就是一种文化认同:化雨作弦,倾诉心灵,即使断肠处,也尽觉欣慰了。